**圆桌派第三季第20集 艺考:你的梦想是什么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家辉、蒋方舟、汪海林**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这个点香，方舟你这有点参加艺考的意思。

蒋方舟：是吗，我觉得就还是张爱玲说，不是说人长得不好看，就要用奇装异服来装点自己，对我来说人长得不好看，就要用这个不得体的衣服来装扮自己。

其实我后来看艺考，它恰好不能穿成我这样，艺考是要穿高领的衣服，不能化妆，素颜，不能整容，穿平底鞋，其实是要打扮的特别朴素，像穿成我这样就被淘汰了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最近有一个那个马伊琍，这是上过我们节目的，她在上海当艺考的考官，我发现马伊琍挺狠的，就是说小朋友你这个鼻子整的疼不疼啊，她很严格的，就是马伊琍的这意思就是说，连纹眉的这个都不应该参加艺考，你也要把这个洗干净之后得把眉毛养好，你觉得她这个算苛求吗？

汪海林：这个是有一个，因为我是中戏的，我们当时是这是一个传统，这个传统就是对于特别是演员，他对于他的这个后期的修饰是非常忌讳，因为他认为演员的身体所有的部分都是他塑造形象的一部分，就你带一个原装的来给我就好了，你如果自己改装过了，那我就不要了。

蒋方舟：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导演这样可以去调教的。

汪海林：对，他训练，甚至以前连那个舞蹈学院附中和戏曲学院附中的，他也不要，因为他觉得你被人家练过了，我要一张白纸来练，直到哪一年呢？96年就章子怡那个班，他们那个班全是舞蹈学院附中的、戏曲学院，就是他老师改变思路。

从那以后，结果那个班的出的明星最多，因为他们那些基础好，就是刀马旦、什么舞蹈的那些基础好，所以这个也是在变化，它根据时代的变化，它也是在调整。

马家辉：而且那个是艺术，我倒是，你汪老师刚刚说让我想起香港电视圈的，某最大电视台说，那个主管说因为你们是只谈艺术，电视是娱乐工业产业的，他说进来的人不管你在幕前出现，什么演什么大男一、男二、男三、女一，一定要被我安排去整，一定要整。

他讲明了，在你签约的时候或者说签约之后，你假如拒绝整了，对不起我不签，要么签了我不会给你安排角色，因为很简单，我投资给你我没有把你当人哪，你是个商品，我就要商品这个地方凸了出来要削一下，这个地方凹进去，我要把它扩大，他说讲明了，不然你不用演了。

窦文涛：你看，汪老师我这么跟你讲，就有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是典型的就是说是这个传统价值，对吧？但是呢有的时候是，这个社会现在发生的变化很大。

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，你现在即便你不做这个整容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这个电视台技术都多的很，磨皮，比如有些女嘉宾我们要磨皮、滤镜，你知道吗方舟，一帧一帧的，不是给你磨，有需要的同志我们都给她磨。

你看电视上很多那就是，那这个大家觉得挺接受都挺好，你甚至于说咱们展望未来，你说动手术整的这叫整的，将来要是生物基因方面这个技术的进步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父母亲长相的时候，那么用在挑选演员这个标准上，你怎么看？

汪海林：这个是从外形上来判断的，外形上判断，其实我们现在后期大量也在做这个工作，就是我们有些女演员她有个大的眼袋，我们一帧一帧给她修，确实是，这没人要求我，我自己也会去做。

因为毕竟你给观众还是希望给他们美好的一面，这个修是正常的，但是你说基因技术，什么各方面变成，大家可能都会，将来一个科幻片可以是这样，就是大家都差不多，长得都很帅，很漂亮。

马家辉：里面有一个，我经常说有一个论语学的问题，这个什么叫假不假，我觉得无所谓了，等于是说我们男人穿着西装，会有一个体型，你站出来很挺拔，其实你脱了西装，特别中年男人一样，有两个大胸脯一个大肚皮什么，都一样，那女生一样，说现实也好通俗也好，戴胸罩，内衣，很贵的内衣，把你身段缩的弄的很挺，高跟鞋，无所谓啊。

可是重点在于说什么，假如说整脸什么，什么叫伦理学呢？就是说你不要承认去整的，不要承认，要给人家觉得看了，你在想我是整，是你的事，因为你说穿了人家的幻想，想象的空间就没了，这样就不伦理了不道德，就等于是男女明星地下情，明明知道你结婚了、还生小孩了，以前刘德华、谭咏麟这等等的，可是你不能承认，为什么不能承认，你没有幻想空间呢？就是汪老师说，毕竟是她没有要求，你也会替她一帧一帧的修嘛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们这唯一男的修的就是家辉，我把你彻底拆破了是吗？

马家辉：没有，你替我每一次修，我这次不是去台北吗，我每一次去台北，我都说什么要弄眼袋，有弄过的都说，要休养一个月的，然后我马上说不行，我下个礼拜要录文涛《圆桌派》，那又妨碍了我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要不然文涛修的那么好看，把我比下去了。

汪海林：咱们国内相声行，全都割双眼皮。

窦文涛：相声行业。

马家辉：相声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呢？

汪海林：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流行都搁双眼皮，您不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我不知道，这事真是，这够相声的。

汪海林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知道我就发现，这个美这个东西真的是自己看。

蒋方舟：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情况下，你看整容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去整容的基本上都是本身长得还可以的，就是本身他就挺漂亮的，然后挺漂亮的女生，或者从小大家都夸是那个美女的。

我看了很多演员，她为什么后来又变脸了，本身就是大美女再去整，我觉得还是。

窦文涛：精益求精呗。

蒋方舟：但是比如说像我，我其实就没有什么整容的这个心思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漂亮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你的脑门真的，有点儿鼓的不太自然。

蒋方舟：是吧，李嘉诚同款，真的，就是我在想其实就是长得漂亮，它本身你可以说是一个恩赐，但其实也是一个诅咒，就是说你就被迫的加入到一个跑道，你这跑道全是长得漂亮的人。

但是就比如说，你说像你要当一个科学家，当一个程序员，当一个包括作家也好，你稍微平头整脸一点，大家就说你是美女，你就全靠同行的衬托，但是如果你要当一个职业的美女的话，那长得比你漂亮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我看了一般整容的，其实都是长得还可以的，像马家辉老师也是好看过，所以要整。

窦文涛：才整。

马家辉；关键在于过这个字，这个所以说90后的女生都很毒了，那我告诉你那个我觉得最后还是两个字得体，你最好的部分要呈现，我经常举一个例，我以前不知道的，好多年前林青霞出第一本书的时候。

就在香港书展那个演讲我来主持，很荣幸，然后现场还怎么样呢，她了解一下，那个桌子不行档次低，椅子不行，她自己花了2万块买一个椅子，我说我的天哪，一场演讲两个钟头，你2万块买个椅子，然后再买个桌子什么灯，好了，可是后来主持的时候我就明白，下面3000个观众，还有旁边的厅也有3000个观众，大江南北跑来看她。

然后看到她的时候拿起手机拍，激动的流眼泪什么，我就明白为什么林青霞要这样，人家来看我，我当然要专业给他最好的部分，我不能马虎。

然后拍照、签名、排队拍照哪个角度，为什么呢？我不能让人家老远来看，或者说花时间，然后呢得不到那个快乐的感觉，你想一下，当他拿到那个快乐的感觉回家，他可能记得一辈子，我当时看到一个那么得体的林青霞，那个时候我就明白，那个不叫什么挑剔，什么装什么，这叫专业。

窦文涛：所以有的人真是生来要做明星的，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是做着明星梦的更多的人，所以你就说，我为什么说要聊这个艺考呢？我还是在汪老师的朋友圈里，那天你像他这个老江湖，他都叹为观止，你看他发几张照片，我们来看看。

汪海林：这是美术的，考美术。

窦文涛：考美术的，你再看下边。

汪海林：在体育场，体育馆里。

窦文涛：考美术，这个数字你在网上去查，我都不用讲，就是说这个艺考的，报考艺考的是录取率越来越低，报名人逐年升高，对此作为考了四年才考上的汪海林先生有何看法。

汪海林：是这样，就是艺考很重要一点，就是他将来从事艺术工作，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关于生活和工作一个想象，就是生活和工作的想象，就是他要的那种生活，不用上班，天天在家呆着，如果做演员，拍戏的话，全世界各地去，很自由的生活。

当然他并不知道，后面有很多苦难的背后的故事，但是他就期待这种生活，他参加艺考，其实是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孩子，他家长带着他来找我说，我们孩子想考靠电影学院。

窦文涛：汪老师 ，您能不能帮个忙？

汪海林：能不能帮忙，我就问那孩子，我说你考电影学院，那你最喜欢看哪部电影？（他说）我不爱看电影，他不爱看电影，他要考电影学院。

我知道了，他想做一个电影人，他要有电影人的生活，至于是不是干电影这个专业，不重要，他要像电影人那样，旁边有美女有这个什么，每天出去玩。

窦文涛：关键是美女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汪海林：生活方式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年轻人的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，而且他觉得艺考呢，文化课要求不是特高，特别适合在学校教育当中不是很成功的孩子，然后又有梦想又希望自由的生活，他一定就选择艺考，这种人就肯定是越来越多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，我那天问了一个美院的一个老师，他就讲这个学艺术很可怜的，说是真正能到，你比如说到这个剧团，你比如说学表演，现在统计说这几年大概只有10%的毕业生，能真正进入到体制内的。

他说但是也不叫失业，大部分的人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但是他们叫隐性就业，就是一半以上的艺考，最后就艺术院校的学生出来之后，是自由职业。

蒋方舟：混。

窦文涛：就是这么一种，他混，他怎么活下去呢？也能活下去是吗？

汪海林：不是，耶鲁大学有一个统计，他们毕业生的收入，法学院、医学院，都是排在最前面的，排倒数第一的是音乐系。

毕业以后五到十年，艺术系毕业生的收入，都是最穷的，就业率又低，其实也没什么工作，就是真正的从就业的角度上讲，选择参加艺考，实际上不是很明智。

蒋方舟：对，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个说法，就是说贩毒的，做学术的，还有艺术家，这三个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它们的头部最厉害的那波人，是名利双收，社会美誉度又高。

但是它的这个下层，就完全是断崖式的一个断裂，就是说大量的底层，是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这个跟其他行业，它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，就是最好的挣的最多，第二挣的其次，其他的是结构比较合理。但是这三个行业，就是它头部聚集了90%的资源，恨不得都被他们掌握。

汪海林：尤其是贩毒。

蒋方舟：其他人大量的底层，在这种断崖式的跌落当中一无所有，但是大家还向往着，这个头部的生活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说这个梦它很有意思，我小的时候，可没那么多年轻人有这个梦。这个梦，就像你说，他向往什么生活。

我前几年呢，在江西卫视还看过一个悲惨的访谈，这节目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事呢，就是说，王宝强的梦，99%的人是不可复制的。

汪海林：对。

窦文涛：我一想他，这个访谈讲一个姓崔的演员，他是从吐鲁番要上大连的一个艺术学校，他考不上北京的。然后这个他的父母真感人，就父亲陪着他，坐火车转汽车，最后六天六夜到了大连。你想从吐鲁番到大连，脚都肿了。家里给他掏一年一万多的学费。后来旁边那个评委就说，一年一万多学费的艺术学院，那多半也是混混。

但是就这个就算上了，上完第一年然后就说，老师给你们推荐去当演员，去那个到《康熙王朝》，陈道明演的，这还是老师给找的，一分钱没有。

因为这跟群众演员还不同，群众演员还有钱，他们这算实习。然后呢这小哥们就还挺勤奋，因为有很多小太监的那个台词：嗯、喳、啊。他把这个甲乙丙丁太监的台词全背熟了，哪天老师一说小太监需要答一声的谁说，他背得最熟，好，他就来了这么一句，喳，镜头有这么一晃。

可是我就说这个梦真的就是，他在这个热播电视剧上，这个小太监的这一声“喳”就这一下，他姐姐拉着他的妈妈到这个邻村有电视的人家里，等着就看他这一下，全家人这个兴奋。

为什么觉得他对不起他妈呢，就是第二年好像又要交学费，交五千块钱，家里就又给他，但是那是他妈妈治病的钱，最后他妈妈就在去大连看望他的路上，去世了，所以他当时为了，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就是说我要拍一部电影，献给我的母亲，你还别说他算成了，就因为他这个故事，感动了人家有些人，愿意支持他，最后他就拍了一个我的母亲之类的一个作品，

汪海林：其实很多孩子，他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干这一行的这块料，很多孩子，我接触比较多考生是什么呢，比如说找我，他负责梦想，由他父母去落实。就是他负责说我有一个梦想，我要拍电影，上电影学院这个事，你们去解决吧。

他负责之歌， 其实呢演员有好多人，他老跟王宝强比，他自己长得不行他外部条件不行，他就跟王宝强比。或者跟那些长得不好看的，演技派的女演员比，他觉得我至少比她长得好看，她都能当演员，是吧？

他的情况呢，其实在戏剧学院、电影学院那个表演系的老师我是见过，我们是上过表演课，所以（当演员）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，我们那个老师，人家拉一孩子来见她，很漂亮女孩，他一眼就说她那个膝盖这儿不直，然后你说两句话，你就说一句话，他声带闭合不全。

我们看谁这做演员没问题，他一看就是他从专业角度上，不是看你漂亮不漂亮。

窦文涛：条件就没有。

汪海林：对，我另外一个朋友呢，他是后来上的上海戏剧学院，但是他说中戏的厉害，他说为什么，中戏当时那个老师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他表演的很好什么什么，但是老师说你的嗓音其他有老师，他说他主考老师说他可能是感冒了吧，复试的时候我们再听听，复试再一听，那个老师说哎呀可惜了，你声带四分之三处有结节，就是他就是到专业到这个程度。

果然他说，我回去医院一检查，就是声带四分之三有结节，所以他这个这个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，就是当个演员你得，而且特别是这两年吧，纪委进驻在这个招生里边以后，纪委进驻以后呢，所以的这个考生没有考号，临时现抓一个号进去考，就特别表演，他不能说自己叫什么名字，就是刚才在这个考场外抓的号，老师好像10个老师8个老师一起打分，我的好朋友赵年宇跟我说，立竿见影，考生这个招的素质就提高了，他说管还是有用的。

窦文涛：纪委一来就不一样。

汪海林：对，以前呢，我听说是有些是艺考是这样的，院长是要求老师们把自己的人，一个人可以交一个，把条子交上来，保他们过初试，复试以后就硬碰硬，看专业了。这也是一个照顾老师的关系，就是过初始就可以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这个，要不说纪委进驻有必要吧。我记得前几年就老说艺考的内幕的这个事，你比如前几年爆出过那种新闻，就是说考画画，他被监考老师发现，他在这个羽绒服里藏着一个别人已经画好的画，结果给翻出来了。

但是翻出来，你怎么知道要画这个，最后就发现这个很有可能，他一定也有校内老师的参与。还有那种校外的，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艺考培训，是个大买卖。

蒋方舟：很贵的。

窦文涛：这家伙挣多少钱呢，你看我身边都有朋友的孩子学这个，有这个一小时800块钱的，还有这个一天两三千块钱的。

比如说考电影学院的，有的那个你知道从山东，他去年就来了，在北京租房子，然后就天天各种的这个培训就练，这样才考电影学院，一年30多万就出去了。

汪海林：那一次我们中戏同学聚餐吃饭说，我听说了，有一个人说，考上中戏给30万包你上，如果没上钱退你，我们说这买卖我也能干，有50%概率是吧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汪海林：他万一上了呢，那上了是因为谁上的，那你就不知道，反正上不了退你就完了。

窦文涛：但是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，可能这个作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，但是就是面对这种两百人里边取一个，这种概率，家辉你说让这些真的有梦，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有梦有罪吗？就我也想当演员的这个梦，难道你就劝我不要做这个梦吗？

马家辉：这个梦我做了50年了。

窦文涛：你做成了，家辉在电影里客串过好几次。

马家辉：还讲，还要我再讲一遍吗？被剪得一秒不剩，还说。有梦没有罪。重点是说，怎么样来让他有机会，踏入这个梦的门槛。

我们刚才的语言是，坦白讲，中老年人语言。因为我们走过的路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目标，然后有什么方法达成这个目标，也能判断自己适不适合，因为我们经历过失败成功，年轻人本来就不知道。

是不是什么艺术学校，全国多少所，是不是他们说了算，他说你美就美，说你不美就不美，说你有整就整，没整就没整。假如是这样，有几个老师定生死的话，（是很不合理的）。

可是一个健康的，我们还是说回来艺术产业来说，要说扩大的娱乐文化产业的话，应该是多元的嘛。像在香港，你在不同的艺术学校出来也行，你在电视台有本身的训练班也行。

刘青云、周润发、古天乐，有没有， 当邮差的。古天乐我们都知道，还曾经在江湖上面有闯荡过。还有好几个，他有电视台的训练，甚至好多人根本没有训练就出来，是不是某几个艺术学校出来的，甚至某几个门派出来的才行？

汪老师，汪系的子弟，你一句说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这样我听那这样才不健康，像我刚听说什么每个人可以给一个名字，我就觉得不可思议，光是这个一已经不可思议不能接受的，怎么可能呢。

窦文涛：汪老师，你觉得现在咱们选拔这种人才，或者说对待这些做着艺术梦的这些孩子们，你觉得我们的上学的这种机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

汪海林：我觉得大环境，有一个挺明显的变化。我是大概90年第一次考艺考，我考上海戏剧学院，我就记得当时来考戏剧文学系的，住在地下旅馆里，考生们都住在那儿，都在谈文学。

所有的考生，考的人其实现在看不算多了，大概两三百人，它招十几个人，所有人水平都很高我当时感觉，都看了很多书。到现在的情况，考文学系的基本上四大名著没有读过，考电影院的电影也没怎么看过。

他说高中学校不让看电影，也没有时间看课外书。所以现在的考题，每年的难度在下降，最后是要就（迁就）这些考生的水平，我有同学还在学校，就是说那你没有办法了，那就是出个文学常识就行了，以前上海戏剧学院考试是考生直接写一个戏剧小品，就考这个，那么你就自己，一定是自己钻研、喜欢，这就是一个门槛，你要不然戏剧的那个小品的结构、那个格式你都不知道，但现在呢就是写一篇散文，散文你都会写。

窦文涛：当年你为什么考了考不上，考了四回还考不上。

汪海林：不是，我是这样的，我要命就要命在第一次，第一次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，但是呢完了以后90年突然考完了以后说，北京的学校就压缩招生，就把北京录取的考生转到上海来，上海这个班只能招十五个人，比如说它留下三个上海籍的，那么其他录取的，这个上海戏剧学院录取的这个非上海籍的就不收了。我家里都买了箱子了，结果后来通知，我们说这个很随意高考。

窦文涛：考上就不算了。

汪海林：就不算了，说你明年再来吧，然后就明年，我坏就坏在第一次，就是因为考得这么好，你就所以决定第二年再考，第二年考的电影学院，我考的就是我专业课有一个影评，他说写一个影评，看一个电影然后写三千字影评，一气那一下午就考这个。它写一个电影小品、一个影评，我分数都很高，我影评可能拿了第一。

窦文涛：怪不得现在爱批评，后来呢它很奇怪，它是专业课考完了以后就去邮电学院体检，我觉得我身体好，我们中学推荐我去当飞行员的，我觉得没问题、

窦文涛：体检难说什么地方有缺陷。

汪海林： 对，我就去了，去的路上就有人说我们这个这个班有两个体检给刷下来了，我说是吗？谁，我一看那上面坐着一个，冒着冷汗坐在那儿，脸色煞白，谁呢？贾樟柯。

窦文涛：贾樟柯因为什么？他个矮。

汪海林：就是说他体检有一项就不行，我说你看他这脸色，他就是不大像能过的。

窦文涛：像肝不好，脸发绿。

汪海林：我说他这脸色就不行，然后旁边这老师过来说，汪海林还一个就是你。

窦文涛：你是哪儿有毛病？

汪海林：他说我肝功能有问题，我说肝功能，他说我超了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吃了那个感冒药，吃了感冒药，后来我就马上就再去那个二六二医院是个部队医院，再体检 人家说没事，你把那药停了就没事儿了，我说我感冒也好了。

我就拿着这个医院的这个报告呢再去找电影学院，电影学院说这个不算啊，我说这个怎么就不算呢？不就差两天吗？我说要么你指定一个医院，我去查随便去哪，我再回邮电医院也行啊。这样吧，没事年轻人，明年再考吧，我就我就买张火车票就回家了。

窦文涛：我不明白肝有毛病跟当编剧有什么关系。

汪海林：不是，他们可能是怕你会以后会有肝炎或者什么。

窦文涛：结果传染了中国编剧界，是吗？

汪海林：转氨酶。

马家辉：现在还有，现在考完艺校或说其他专业，还要体检吗？

汪海林：要啊，电影学院还是去那个邮电医院体检。

马家辉：逻辑真的在哪里的？因为假如用，现在的城市，就是说你肝功能也好，或者说以前文涛讲过什么色盲，是不是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考大学也是色弱。

马家辉：那应该是特地给你帮忙的，就说第一个根本不需要体检，没有关系，你有什么身体毛病隐私；第二个假如知道，确认你有什么毛病，是需要支持你、帮忙你了，等于说你学校、你证明你是过动儿。

蒋方舟：多动儿。

汪海林：即使有残疾也应该照顾嘛。

马家辉：对啊，那当然了，特别要照顾啊，怎么会因为你这个。

汪海林：它因为可能是，它是有一个单子是传染性疾病，它怕传染别的同学。

窦文涛：让他祸害了整个中国编剧界了。

蒋方舟：倒退三十年。

窦文涛：倒退三十年。

汪海林：但是我们这个后来第二年，第三年我是，第三年这几个学校都不招生，只有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招生，我说这跳舞这个东西，他说舞蹈学院有一个史论系，我说这我可以去考。

因为他们为什么考艺术院校，当年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，就是文学青年们的数学都不好，数学可以不考，数学不算分，所以呢后来我一看舞蹈学院可以就去考，后来说舞蹈学院这个虽然史论系，但也得跳一段舞，我说这咋办，后来他们说就这样，你如果不会跳的话，老师现跳一跳你现学，我说这忒难了。

窦文涛：扭秧歌还行。

汪海林：对，后来就没考上，后来到了1993年这才考的中戏嘛，是这样的。

窦文涛：那你说你这你考了这四回，你还非要进这个圈儿，你还非要考这个，那么你今天比如说，又看到一些个就说这个明显被刷下去的一些考生，他还是心怀这个梦想，你觉得你怎么这么说他们呢？

汪海林：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我是认认真真准备。

窦文涛：你也是这个。

汪海林：你有梦想，是看你怎么做了。我是我们要考这个文艺常识，我把那个《辞海》的艺术分册和文学分册全背了，就你随便考吧，是这样；然后写散文，要在两个小时吧，当中写三千字的散文，我父亲是大学中文系老师，我每个星期二下午，他随便出一个题，我就在那下午掐着点写三千字，我是经过训练和刻苦学习我觉得。

窦文涛：就说心里有这个底的。

汪海林：对，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梦想没问题，但是你要脚踏实地去干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他是心里的唯一障碍我的不就是个肝嘛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汪老师说一点特别重要，就是在于说，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去参加艺考，他确实是因为，尤其是表演类的，他觉得这个是对天赋和努力，要求最少的一个这个成功的方式。

我原来一个朋友跟我讲，就是说他说，他也是去参加艺考，前面一个女生说这个考官问她，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以少胜多的这个战争，她想了半天说，孙悟空大战天兵天将，就是她真的是不知道，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演员成功，我们看到的全是偶然案例，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偶然案例。

比如说谁谁谁，我就陪他去考个试结果成了大明星，然后就是跑了个龙套结果成了大明星，你看到的全是偶然案例，所以我觉得很多去参加一些表演类的艺考，他就觉得把自己的命运，寄托在一个偶然上。

马家辉：就像你说，那刚刚很多案例，都说自己陪同学爱选美报名的，自己选上，当然我发现后来发现，10个有5个是乱说的了，那他隐瞒当初其实自己所谓的贪慕虚荣去，他怕别人笑，所以都是说我跟朋友去报名，结果，那不管他，。

重点是说既然这是去考，无所谓我隐约有这个梦，因为我就喜欢掌声，还有刚刚汪老师讲，还有文涛也说，什么你讲那个小孩，好喊一声喳，全部的亲戚都看到了对不对，那多么好，美国人也说昨天在电视看到你，妈妈我上电视了，一直以来都是觉得，大家很好玩的东西。

比方说我这一次来北京，在飞机场从香港等飞机，在贵宾室在吃面很狼狈。突然那个收碗筷的服务员，突然看着我好高兴，她也喊不出我名字，几乎喊我许子东。

窦文涛：没喊你刘青云。

马家辉：那人说，我见过你， 我在电视见过你，《圆桌派》什么。

窦文涛：说明我们节目还行。

马家辉：对，我就觉得我不行，喊不出我名字。好，重点是说，整个贵宾室的人，好像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在电视见到你这句话一出来，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，谁啊？

然后这样的表情，根本认不得，这样。她重点在说那一句“我在电视见过你”，真是magic words。所以假如是说你有这个梦，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成本，我报个名去考，可能真的可以，可能那个偶然性就出现了。

我很差吗？对不起，跟我同届去报名的人更差，那万一我上了呢？所以我觉得无所谓。重点在于说，就是我们常说，有梦你就去追吧，追你要不要付出，还有追不到之后，你有什么方法坚持？像假如汪老师，别人没有你那么强大的意志，考到第三次已经跳楼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说这跳楼这正是，就是你像汪老师肯定有感触，这个前一阵。

马家辉：他跳过楼吗？

窦文涛：不是，他就是治过肝炎，前一阵你知道吗？胡迁的事，去年有个年轻人上吊自杀了，这个然后四个月之后，就是今年前一阵儿柏林电影节一个单元，他得了最佳电影奖。

蒋方舟：不是，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奖项。

窦文涛：特别关注的一个奖项，反正得了一个奖，那对于这个青年导演来说，有个奖就等于有了这个资格证了，对吧？但是呢人已经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网文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人说这就是个 笑贫不笑娼的一个时代什么的，然后好像归咎于他是生活无着，穷，有的人把它归咎于是什么呢？

就是说他这个片子吧，这个投资人就是说你太长了，四个小时，然后就是说你要剪成俩钟头，因为是我投资的，或者你，他不肯剪，那投资人觉得你是不是头脑有点混乱，对吧？然后就到最后就是说那我们也不要，就是说要不你就拿350万，你拿350万你把这买回去，我们也就填了这损失了，反正有人把这个东西给流传出来，当时你记得很大争议嘛，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年轻人你怎么看？

汪海林：我觉得他是有梦想去，做什么都可以，我觉得年轻人这个是对的，没错，但是你没有权利要求必须成功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电影很多时候呢它是一个商品，或者说它是很昂贵的写作，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所以这也是他必须要上的一堂课，就是这个写作需要你做什么样的配合。

我认为他在某些问题上有他的偏执的地方，但艺术家都偏执，正常，也正常，所以说是实际上是一个悲剧，这个悲剧我觉得可能还是电影学院对他的这个职业教育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他就是电影学院出来的。

汪海林：对，他导演系的，导演系很难考的，所以他考上电影学院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，导演系是非常非常难考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认为学校应该是教育了，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够，就是对于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应该面临的挑战，可能对心理的准备还不够。

蒋方舟：对我觉得他，我当时看到他，其实他这个事情是一个，当然是一个悲剧，但是这个是有可以去探讨的地方，就是在于他很矛盾。

外界来看他是一个成功的这个，而且有很大未来的，因为他的这个有很大未来的年轻人和艺术家，他的作品被得了奖，然后也出版了，还有那么多人没出版的，还有他的这个作品被著名的导演看上，愿意监制，但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，我当时看他在这个书里面写，我们要被伤害到什么时候。

我就后来我就跟朋友讨论，我说他这个属于很典型的一个，没有施暴者的受害者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确实有很多结构性的不公平，有一些公平你可以找到施暴者，就是说就是他对我不好，就是他伤害了我，我就是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受害者。

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案例，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可以去指控的对象，就像汪老师说的它是一个产业，电影是一个产业，它是导演是一个必须不断去妥协的东西，觉得我觉得你的个性，其实没有办法说我这个略大于宇宙，必须一切都由我掌控，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没有那么轻易去实现的。

窦文涛：他们就讲，就是说你有这个剪片权，就是说连好莱坞的很多大导演你都没有这个权利的，就是说你决定这个电影有多长，就这个我就记得但是我又很能理解这个艺术家。

你知道我记得是费里尼，意大利的当年的这大导演费里尼，费里尼就说，我的电影我都不去电影院看，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不去电影院看那个已经被剪成2小时的电影，这样我的脑子里边记得的永远是我完成的三个小时的电影，它没有被亵渎，没有被强暴。

蒋方舟：但是这样就是我觉得，尤其我们文学青年来说，就我们当我们想象艺术家的时候，我们想象的都是大艺术家，我们都是以这个大艺术家作为一个参照，就是大有才华的人。

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，其实对于大部分是小有才华的人，而且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小有才华的人来说是最残酷的，因为一方面这小有才华的人，他脱离了庸众，他开始追求不同的东西，说我不要过平庸的生活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的才华又支撑不了他的野心，和他跟这个大艺术家之间的想象，这个是很残酷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似乎人们又觉得，有的时候你这个才华，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被埋没、被误解了。比方说就有人拿获奖这个说事，说那你要说他这电影不好，他这电影四个小时太长，这个电影节上放的可就是这个版本，那为什么获得的评价，甚至是有人说是什么大师级的还是什么的，那是不是说明当时也有人看走眼了呢？

汪海林：他这个作品我没看，但是我了解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水平，他是一个科班的导演系本科，学了四年，在电影语汇上他一定是至少在亚洲是一流的，就是他们的。

窦文涛：电影演员导演系水平这么高。

汪海林：是的，你放心。

窦文涛：家辉都奸笑起来。

汪海林：他如果踏踏实实拍，他的电影语汇是没有问题的，可能故事不行，有可能故事不行，有可能表演不行，但是他电影语汇一定是很好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个影片你要说得到一定好的评价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我觉得是没问题。

窦文涛：所以其实我是觉得，就是即便真的就你的才华被误解了，这也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。

汪海林：其实他可能更重要的还是，他面对批评，他面对比如说导师的批评，投资方的批评，投资方的批评对于艺术家来说构不成杀伤力，他觉得你不懂吗？但是，如果导师的批评或者是什么，艺术家，也是艺术家批评他，他这个心态可能不能够及时调整过来。

其实我们做影视这个行业，其实包括做，你像电视这些行业，面对批评是一个常态，是吧。这个包括我自己微博，每天有几个人骂我，然后还写黄色小说骂我。

窦文涛：这个骂的很香艳。

汪海林：对。

马家辉：是把你写进里面成为男主角。

汪海林：对，反正很奇怪，他把我和其他人配对什么的。

窦文涛：受害者一般是。

汪海林：对对对，反正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心理状态，就是心理准备，这很正常。而且人家批评你的作品是太正常不过了，所以这种心态如果不能够端正的话，可能入行就是一个对他来说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可是公道的点说，说每个行业都有人受不了挫败困难自杀了，不一定是艺术，或者说不一定是电影。

汪海林：富士康也是。

马家辉：因为，对，都有，大大小小，而且才华刚说什么大才华小才华，大艺术小艺术，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没才华，特别在这个圈子，没有人。所以那么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也不能不依靠一些指标，比方说得奖或者说票房，对不对？你的东西有没有那个机会，让那个东西来证明你，当你有个东西票房好了，老板就下回好吧，是给你五个钟头，拍部五个钟头，我票价您可提高等等。你有说话的权利，你要有那个机会，有指标，要证明给你，问题那个机会指标有时候是运气，有时候要等时间出现。

他等不及，他的各种的性格，各种的自己的选择，他就这样死掉。因为假如这样死掉的话，王家卫死了100遍，对不对？不是人家叫他拍两个钟头，他拍了五个钟头。许鞍华那个片也拍了十个钟头的底片，所以才把我剪掉了，我现在这样说，她不是只剪我，我先说，她都要减掉八个钟头，那难免好朋友好欺负。

汪海林：可能方舟你是在清华吧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汪海林：你可能，旁边也会有这样的同学，我观察我们艺术院校也有这样的，就是他考上中戏或者电影学院，这一天是他人生的巅峰，从此以后他才走下坡路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观察很有意思。

汪海林：对，他后面就再也没有那样的辉煌了，这种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常态，在每个班里。

蒋方舟：对，像清华的。

汪海林：所以你们在清华的肯定是这样的。

蒋方舟：清华好多就是说，今日我以母校为荣，明日我还以母校为荣，后天我还以母校为荣，这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很多这种他也承受不了这种落差，而且他会比较，他说都是同一个班出来的，你看看人家。尤其是我觉得电影行业其实更残酷，就是像清华的，可能是收入高一点的工程师和收入少一点的工程师，但是电影行业可能就是大明星和跑龙套的，这个落差太大了。

汪海林：我是有一年暑假去电影学院，他们那个毕业季，就是大家都在走的时候，有人在墙上写了一行字，我觉得挺好，叫新生们，你们不要被电影学院带坏，你们要带坏电影学院。

窦文涛：这怎么解释呢？

汪海林：我觉得挺好，是一个我来改变你，就是我大于你这个学校，其实人生要有这样的态度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这真的是，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，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其实，说实话章子怡能有几个？但是你说的问题是，也是同班同学，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。

汪海林：很多情况下，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，聚会他们就不来了。

窦文涛：那确实那可以想象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原来我是觉得第一次意识到，影视圈特别残酷是我有次去探班，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，我就觉得。

窦文涛：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吧，你这接触的还是中低档的演员吧。

蒋方舟：对，小演员，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ABC三个替什么，背后的替身，远景的替身，不红的，都是男女主角，不红的就在那儿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。

汪海林：更明显的是化妆间，你看我刚来，文涛老师就很好，说汪老师你先化妆，那红的就是他有单独的化妆间。

窦文涛：对不起，我们这儿就一屋，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师。

马家辉：这个单独化妆间已经不算什么了，好莱坞什么，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，一辆化妆车，里面保姆、助理什么都有。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，刚刚方舟提到的什么吃特别的饭，化妆间什么，从这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叫什么投资.

为什么投资呢？除了保护你，让你专心培养情绪，弄得美美的、得体的出场，还有什么呢？更好玩的心理上给你一个诱因，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？那你好好干，你要听我话，我排什么戏，去什么记者会,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回不去，回不了头你不能放开，不能放开。这同样在很多行业，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。

而且香港有家很出名的吃鲍鱼的店，那家老板告诉我说，当他在那边看到哪个厨师，或者哪个服务生是可以栽培的，看起来的礼貌绉绉，香港话叫很醒目，一看眉精眼细的，看到谁招呼哪个客人呢，他做一件什么事，他就说买一双最漂亮最贵的皮鞋送给那个服务生，给他，你穿这个站着舒服，站着舒服什么，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呢，他享受过好的东西他回不去了，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，或者说不敢也不敢那服务不好，不然你把它炒掉了，他没有这种享受了。

所以那个经纪人说，我就给他这个虚荣，贪慕虚荣是不好的词，可是对不起，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不贪慕不虚荣，请你走，你没有向静心，你不会往上爬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觉得这个，就是还是太难了，你看实际上咱实事求是的讲，过去中国有句话叫这个穷文富武，你比如说你要练舞的，那玩意至少你得吃的好，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，家境得好。

那穷人，像他们这个编剧，这咱穷文富武，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演艺就是现在很多想当或者想当艺术家，或者想当明星，这条路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？旧社会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。

蒋方舟：三教九流。

窦文涛：就有点偏，这都不是正门偏行，叫捞偏行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当然他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，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运势上来说，我觉得它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，就是说我付出多少努力，我就应该得到升迁，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。

这个演员这事儿您付出多大努力，您付出多少才华，甚至老实讲你像那个你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，你看那天我有一个朋友，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，他就说文涛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了。

现在只有你有一分才华都给卖到10分，吹到10分对吧？把粪土卖成黄金都能这么着，他说你说你要有点才能早已经被榨干了，这个净尽了，说是你，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人红，你就研究这个明星你就发现，太偶然了，要叫我说就…，就是这么就红了，它真的是有点非常不走常道的一种人。

汪海林：但是演员里边很有意思，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监制，监制和导演最爱骂的是找那个演员的副导演，就是说你这找的不行，你这是什么，都不行，群众演员也难看什么的。

然后有一次叫他找演员， 说都不行不好看，那副导演开始咬牙了说，那你们能不能每集加1500块钱预算，我们说那怎么着，您要是加我把那谁谁叫来？我们也不知道那谁是谁是谁，我说可以给你加1500，第二天来了，女演员漂亮多了，就加了1500。真的，他这个演员特约演员什么这都很明显，你就加500块钱就好很多。

蒋方舟：真是太残酷了。

窦文涛：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，我一点都不崇拜导演，因为我还记得第一次，就是这个我是20年前，当时拍一个还是什么老窦酒吧，我们拍个肥皂剧，然后要找一个窦文涛的女朋友，我当时就发现那副导演，说窦老师他让我挑，窦老师你来到一间屋，我看他就一个黑板上面全是贴的小照片。

好家伙得有上百个，下边都是手机号码，哗哗哗哗哗，你选谁马上就叫来，我说你这工作倒不错。

蒋方舟：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我有小孩，肯定不会让他走这条路，就比如说别的行业就说吃苦，我可以吃苦，可以熬夜，扛大包，然后就是努力，这些都可以。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，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。

汪海林：屈辱感。

蒋方舟：被挑剔说你这个头型长得不好，你膝盖长歪了。

汪海林：这太多了。

蒋方舟：就这东西我受不了。

马家辉：屈辱在哪里呢？就像其他工作也会被批判。

汪海林：我有同学去试镜就说，说你腮帮子太大了。

窦文涛：人说你呢？

汪海林：不是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就跟我似的，他说对不起，这爹妈给的，你要用就用不用算了，他觉得受伤害了，就说这个问题，这种情况太多了，还有些戏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个戏，它在演者拍你，还差最后一条了，这时候主演来了，主演的合约是到场就拍，他一分钟也不能等，他不能等你。

于是你差最后一条，你已经拍一天了，你可以收工回去了，你得停，换光换机位拍他，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，他就得想我是不是要求他让我把这一条拍完。

窦文涛：这屈辱啊。

汪海林：是吧，那他就得去求，人家说可以，你先拍吧，这我是谢他还是不谢？

马家辉：因为，这从市场营运来说，这是那个叫价能力。

汪海林：是的，当然，它是正常的，从市场角度上，这些从行业行规讲都是这样正常，但是你从人的。

马家辉：让人不舒服的地方，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不舒服的，你们说屈辱的情况，不限在这个演艺圈，在其他企业什么都。

蒋方舟：没有，我有一次特别震撼，也是我去一个去探班嘛，然后那个导演就骂那个女演员，说你长得太脏了，他说脏不是说就是没洗干净的脏，就是说他有风尘味。我觉得人家也是个清清白白的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我就觉得你做其他的行业说，说你活干的不好，说你这个不够麻利什么的，就这些指控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，但是说你长太脏了。

马家辉：重点在这里，这怎么办。

蒋方舟：这还是很屈辱的。

马家辉：方舟，我举个例子怎么办呢，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，那你要骂回去，你才脏呢，然后转身走了，因为她知道我忍住这个屈辱，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，我可能演完这个戏我光荣，我进军国际影展，减个彩1000万等等，这是选择付出，因为类似的humiliation，发生在不同领域。

比方说你在出版界，我也见太多了，编辑或者记者写个稿子过来不好，那个采访主任说什么你文盲是吧？你文盲，你手瘫的，怎么写的字那么丑什么什么，那个小记者说，那你去写吧，我不干了回去，因为很简单，我在这里受你骂，受被你骂，我拿的是月薪12000港币，我就去工作可能拿，可以其他工作找个9000，每个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有弹性。

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回到你刚说什么有没有受害者，有没有破坏者，往往是说你自己选的，其实你不能只怪说这个很差，他骂我，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？这种事情永远有两个错误。

第一个，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；第二个你不应该选择接受这样羞辱，你不要选择完之后又说这个人很差，不要这个那个。

蒋方舟：那当然。

马家辉；你选的嘛，方舟。

窦文涛：这也算是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，真的，因为我有时候想，你记得陆游有一个词， 就是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好多明星的命运，你看包括民国的时候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被人踩在脚底下，你有过那样的时候，你才唯有香如故。

汪海林：所以我们行业一般都怕，跟刚红的演员合作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？

汪海林：他反弹的很厉害，他原来被踩成泥过，所以他现在刚红了起来以后，很难伺候。

窦文涛：他得狂成什么样？

汪海林：他过两年他习惯了就好了。

窦文涛：火气就退尽了，他就唯有香如故了，谢谢谢谢。

END